



非常人物之非常记忆

The extraordinary memories of the very celebrity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无法忽略的巨大存在

独特的心路历程 崎岖的人生轨迹

寒小兰◎编著

周作人 清风苦雨

北方文坛盟主
The extraordinary memories of the very celebrity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提出“人的文学”的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提出“平民文学”的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提出“美文”的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提出“文学革命”的作家。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清风苦雨

北方文坛盟主

周作人

蹇小兰 编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风苦雨：周作人 / 蹇小兰 编著.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139-0144-4

I. ①清… II. ①蹇… III. ①周作人 (1885~1967) —传记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7269 号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沉弥 闵建

出 版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电 话 (010) 85698040 85698062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吉祥里 208 号

邮 编 100020

总 发 行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30mm

印 张 18.75

字 数 26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9-0144-4

定 价 42.00 元

注：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年轻时代的周作人



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



周家合影

后排右为周作人，左为周建人。前排中为母亲，右为作人妻羽太信子，左为建人妻羽太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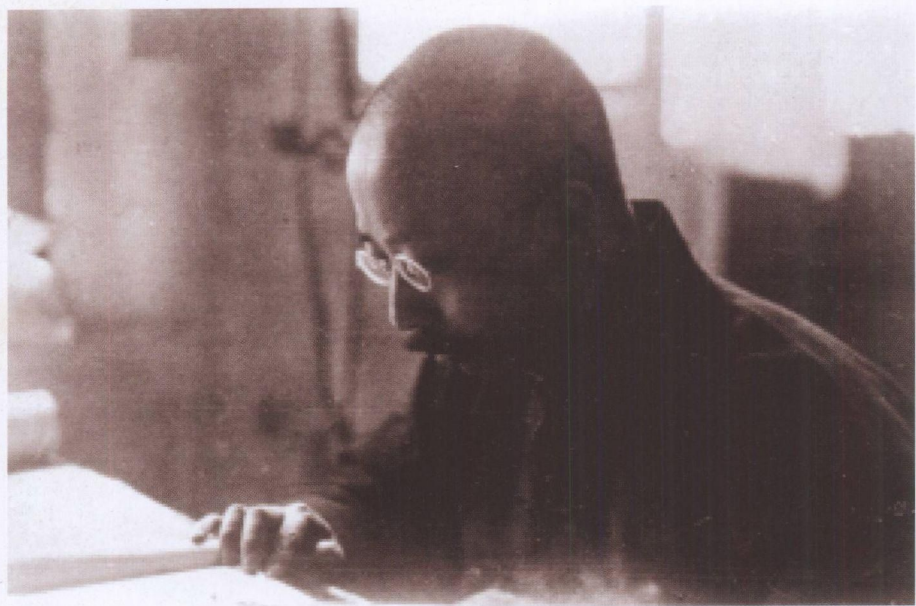
周作人近身照



周作人（中）与妻子羽太信子、朋友合影



周作人（左一）与“新潮社”成员



周作人在他的苦雨斋中写作



周作人在北京八道湾寓所



周作人受审



清风苦雨周作人

東風扇勝氣 水木榮春暉
白日烘暎 叶荷花散且飛
孤雲送空山 眾鳥各已歸
彼物皆有化 吾子獨年依
對叶石上月長辭 歌芳菲
寫李白詩應

璋昌先生雅令 周作人



序 论 孤独的思想苦旅

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更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主将。但短暂的落水附逆的历史，给他此后的历史人生，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他在惨淡中度过晚年，死后名声也被掩盖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尘埃中，上面牢牢地封着一层似乎盖棺论定的道德宣判——周作人，首先是一个汉奸，这不仅是政治定性，而且是人格定性，还是文格定性，其他这样那样的都靠边站。然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难以绕过的巨大存在。正如温儒敏先生在给哈迎飞《半是儒家半是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一书中所作的序言里说的，对周作人这样一个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研究必须超越道德层面的谴责，真正从思想、文化意义的角度做出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国结束不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运动，启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思想的界限重新扩展，周作人研究也随之开始。周作人著作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斐然；研究者亦摆脱政治和意识

形态的偏见，以更客观的态度探索周作人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贡献，其中舒芜的《周作人概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乃至新近止庵的《苦雨斋识小》和哈迎飞的《半是儒家半是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等，在笔者看来具有标识性的意义，尤其是钱理群先生对周作人文化人生的梳理解读和哈迎飞女士对周作人思想的归纳评价。

相对于周作人研究专家对研究对象人生经历和文学思想勤奋艰深的耙梳，这本小书意在观照中国近代历史的跌宕起伏，呈现生活在其中的周作人漫长曲折的生命历程，让我们看到，个体人生及其选择，在宏大的历史走向面前，如同狂暴大海的浪尖上的扁舟，渺小而微弱，面对那种令人生畏的席卷性力量时常惟有徒叹奈何。作为智者的周作人在他漫长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即曾面临着此一人生之苦境。他遭遇的恰好是中国一个急剧变动的时代，坚持不变的周作人，就像那叶飘零的扁舟，欲罢不能。时代将他卷入了大潮，将他推上了启蒙大众革新国民灵魂的风口浪尖，激情高昂地在激越的潮流里泛舟击水，对中国的历史和国民性作出过深刻的反思。但这股潮流的猛烈和导致溃堤的巨大可能，很快让他兴意阑珊，他想退避寒斋，苦茶相伴，在苦雨菲菲之中自哀自怜地絮叨着曾经意气风发之时给他留下的内心信仰，并徒然地期冀有人来聆听他，让风浪的搏击停留在大海。这样一个“不变”的周作人，没有想到海潮的瞬息万变，变得越来越急，越来越烈，已经冲出大海，在九州大地上奔涌侵袭。自此，想象的世界依然停留在大海的周作人，已经不合时宜，注定要走在孤独的思想苦旅。

正因为如此，先稍稍明了中国历史的大势——急切的救亡图存要求和急剧的革命化进程，明了周作人自身的特质——知识精英内在的修齐治平理想和他对中国病征的特定诊断，并两相参照，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周作人在人生旅程中发生的种种悲喜剧。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历程。建立在小农社会之上，

以儒家学说为意识形态的皇权行政官僚体系，在中国业已延续了数千年。及至 19 世纪以流动财富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兴起并向全球扩张，皇权官僚体系在这种外来的挑战面前相形见绌，显得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外来文明的冲击，使这个千年一以贯之的老大帝国陷入深重的危机。特别是 1895 年甲午海战中国溃败，溃败的不仅是苦心经营 20 年的北洋水师，还是中国知识精英“中体西用”的理想，带来一场“亡国灭种”的深刻民族心理危机。以此为节点，中国现代思想和政治风云变幻的时代来临了。

在思想上，中国知识精英急切地想剖析中国社会落后之病因所在，希望探寻到一条真正能够济世强国的灵丹。尖锐的危机意识和急切的“求富求强”诉求，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精英阶层最为显著的心理状态。这种心态尖利地刺穿了专制体制压抑之下万马齐喑的局面，沉寂的思想急速涌动，而且在 20 世纪的头几个十年里呈不断激进化的基本走向：从世纪之交改革与革命的交战到革命思潮统领中国精英分子的思维，几乎没有任何过渡的中间地带，而且张力不断增强，一直累进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与此种思想变化相伴相行的，是中国政治的风起云涌，统一王朝的秩序不复存在，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不耐烦满清政府主导的踌躇不决、三心二意的保守主义政治改良，曾经令人生畏的专制王朝，合法性荡然无存，早在 1911 年之前其权威业已如同幻影。革命党人手指轻轻一戳，老大帝国轰然倒地，宪政共和时代宣布来临。

政治的变动、王朝的更替，在中国历史上循环往复，屡见不鲜。它们如同历史长河里飞溅的浪花，跳跃不定，瞬息而逝。但千年的社会性状、政治统治方式和意识形态宣教塑造的集体心理和政治文化积淀，是一种超越政治变动乃至社会变迁的稳固结构。因此，共和并未如期降临，相反，到来的是中国政治的失范和反复无常的动荡；社会和民众也并未

更生，漫长的专制统治，塑造出的那种深层心理依然如故。这种情形，使中国精英阶层求富求强之心更加急切。越急切就越趋向革命，越革命又导致越急切，两者互为推手连环演进，致使20世纪的中国激进势力推陈出新，各种新的思想主义和政治运动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

出身乡绅家庭并受到良好教育的周作人，作为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阶层中的一员，正是生活在中国知识分子起而追求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革新的时代。偶然的机会，他来到北京，成为北京大学讲堂上的文科教授，为他走上国民文化革新的前沿地带冲锋陷阵提供了契机。

晚清以来中国改良和革命的相继失败，导致中国上层知识精英开始为国家的病征寻求更深层次的病原所在，他们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以及由文化而塑造的国民性，并由此展开了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希图通过文化的更新，达到国民心性的更新，最终实现社会和国家的更新和强大。

在这场“新”文化以至“新”人的救亡运动中，周作人开出了人道主义、自由和民权的药方，期望以此解除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的残酷、对个体的泯灭和伪道德横行肆虐的痼疾，构建出一个理性的国民精神。

借用哈迎飞的话来说就是：“周作人的思维中包含了丰富的通向未来的新因素，具有明显的超前性。”“通向未来”颇具玩味的意蕴，这是周作人当年启蒙的期许，也包含着这位年轻学者对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认知和判断。但正是周作人的这种“未来性”，使他面对的是来自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双重夹击。因为如上文所说，传统的强固，不是一夜之间能够改变的，传统连通着现实。他以启新民智的姿态对传统作战，那么他就必须面对深深地渗透着传统的现实。而二三十年代的现实，亦如上文所及，是激越的政治化。因此，周作人的落寂，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根源就在他的药方中那种既定的思想取向和信仰，既不能见容于渗透着传统文化的现实，也不能适应当时中国的新的历史潮流。

事实上，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周作人，从某种程度上讲同样是传统的。中国知识精英心灵中内在的济世情怀也印刻在他的身上。因此他不甘寂寞，不甘看到世事朝着他不能认同的方向发展。但在历史浩大的潮流面前，他的声音太微弱了。他不得不在这样的情境下痛苦挣扎：被忽视之后的挫折感让他时常想埋首书斋独善其身；但济世的冲动又使他忍不住按照文人惯常的做法，借用文章针砭眼下的现实。不合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不合于时代的政治需求，因此他的声音上有来自政治势力的重压，下也不见好于芸芸大众。面对此等情形，他的内心世界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越顿挫他越想发出声来，越发出声来他就越感到挫折。

作为一名思想底色为自由主义且不为习惯和时势而作出调整改变的书生，欲启蒙而不得，他的内心必定是充满着矛盾和彷徨。就在这样的痛苦挣扎中，他迎来了一系列的人生悲剧，从兄弟反目到最后滞留沦陷国土，落水附逆。在他曾经大力攻伐的道德伦理机制下，在非此即彼的思维逻辑下，周的人生就此蒙上了难以祛除的浓重阴影，至死如此，死后仍然笼罩在他的墓碑之上。但周作人可能没有料想到，在造就自己悲剧命运的过程里，或许也有他自己的一份气力。因为新国民、新社会、新国家，这样的诉求，周作人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潮流是合拍的。然而，面对丰富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绵长深厚的文化传统，这个“新”字看上去无限美好，令人神往，但它实际上是一把锋利的开山之斧，必得削割人性或削割社会或削割超稳固的传统，以去陈或去弊，才能雕刻出一个预想中的完美的人或完美的社会。

所不同的是，周氏只是想把这个“新”字限制在平静的文化观念领域，欲当“筑堰的人”，渐进地夯实基础，而后倚靠这理性健康的国民自然生长演化出强大的国家。但随着“新”的逻辑的展开，它势必将从思想世界中蔓延铺陈到现实世界。周作人幻想将这个新字限制在精神的世

界中，面对20世纪中国“亡国灭种”的历史情境，是不可能实现的。站在原地的他，命运只能是不断地遭到冲击，只能看着席卷的洪流滔滔前行痛苦不堪而徒叹奈何，最后被远远地甩开，乃至晚年在“新”现实和意识形态压倒性的历史画面中，他显得那么的老旧，那么的微渺。高举着新字大旗的红卫兵，给这个蒙尘的“老朽”最后一击。

周作人这样的命运，实质上是上受威权当局打压、下受浸润在传统道德评判的民众责难之困局背后一种更深层次的启蒙的两难。启蒙必欲创新，但如何维持这样的新不至发展到泛滥社会和雕凿人性的地步，也就是避免周所忧虑的小河的泛滥，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命题。厘清这样的问题，200余年前英法的启蒙哲学理念仅能为我们提供部分的答案。小河的泛滥，不独是哲学领域的先验和经验、抽象和实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类的分野所造就的，一个民族漫长的社会政治传统和文化思维方式，可能是趋于选择某种道路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法国的启蒙哲学之中并不缺乏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取向，但漫长小农社会和专制主义塑造的思维逻辑和政治文化，让这个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投向了那种偏向绝对的哲学观念，演化为激越高昂的意识形态动力并付诸实施，最终造成同胞相残，给自己的民族肌体带来累累伤害。而当时中国的情境，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逻辑和政治文化，是何其类似于遥远的法兰西！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周作人的思想本身，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个苦雨清风的命运历程。

斯人已去，一介书生，余音依然回响：反思中国文化的命题前路漫漫——不反思，这个伟大智慧的文明无以进步；反思，怎样避开周氏已经遭遇的潜在悖论找到稳健畅达的出口？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那些反思周作人的作品，也同时就是继续着这样的命题。

无论是从近代中国历史的大势还是从周作人的个案来看，解开这个纷繁复杂命题的一个重要而根本的步骤，或许是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

中，渐渐地构建一个“包容的领域”，不以非此即彼的方式裁度一人一事，不以单一的标准衡量一切物事；在我们民族的制度体系中，努力地构建一种宽容妥协的制度形式和人际关系。文化心态使制度体系支撑有力运转顺畅，制度体系又更进一步促进这种包容的文化心态，两者形成良性的循环互动。惟如此，才能让曾经的历史悲情不再重演，人间的苦难越来越少，每个个体都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社会正义常存于我们周边，使我们免于怨恨，免于哀伤，免于恐惧，有尊严地享受着短暂的人生历程，彻底摆脱周氏命运的悖论。果真如此，我想，曾经哀伤于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周作人地下有知，恐怕亦感足慰平生。

写到这里，应该打住了，结尾处这种坐而论道的空谈，这种撇开复杂的现实操作对未来的抽象设想，看上去令人心旷神怡，做起来是否可行甚至包含巨大的危险，谁也不能预测未来，谁也不能替未来的人们画好最美的蓝图。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尽管理想不能死，但理想毕竟不能替代繁复的现实，过多的空谈美好的设想或期待无益。

以上即是本书的基本观点。总而言之，对于周作人这样复杂的人物。何况周作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现代中国，对于他，无论是简单的棒杀还是单纯的捧杀都同样是非理智的行为，我们反思周作人，同时从他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化中曾经扮演过重要作用——无论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中国人身上，反躬我们自身，在五四启蒙已过整整 90 年的今天，对于我们依然是有意义的。

目 录

CONTENTS

序 论

孤独的思想苦旅 1

第一章	一、传统中国夕阳余晖下的绍兴耕读世家	1
绍兴记忆：乡土社会	二、祖父的悲剧下场与家道旧学之末路	9
里的金色童年 1	三、蔷薇色的“忧郁种子”开始萌发	14
	四、投笔执戈从事海外安得郁郁居此	21
第二章	一、从绍兴到南京	27
他乡游历：步入新世	二、物竞天择之道	34
界的忧郁青年 27	三、转向消潜沉静	44
	四、日本求学岁月	51
	五、文坛初露头角	58
	六、纯粹书生时日	66